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濘南集

目録

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飈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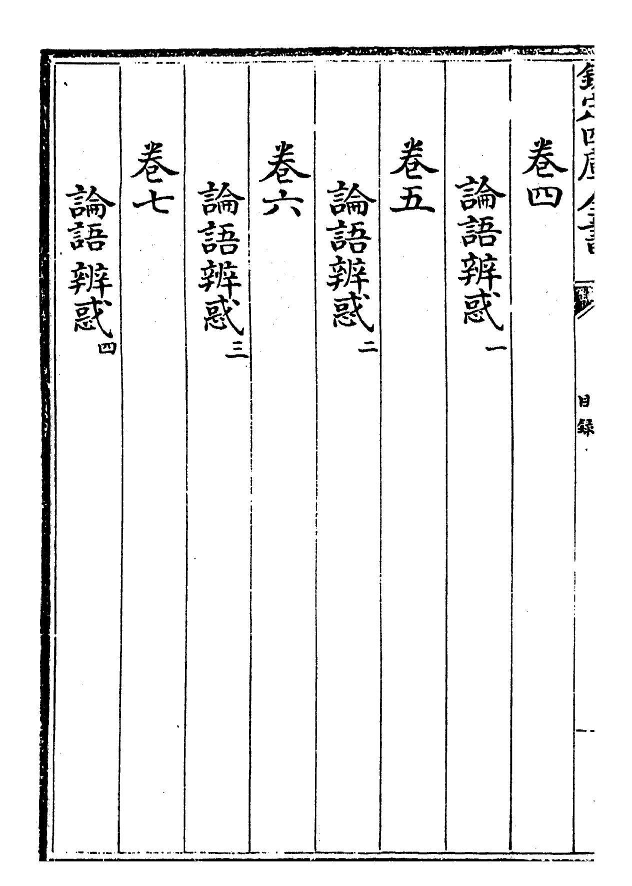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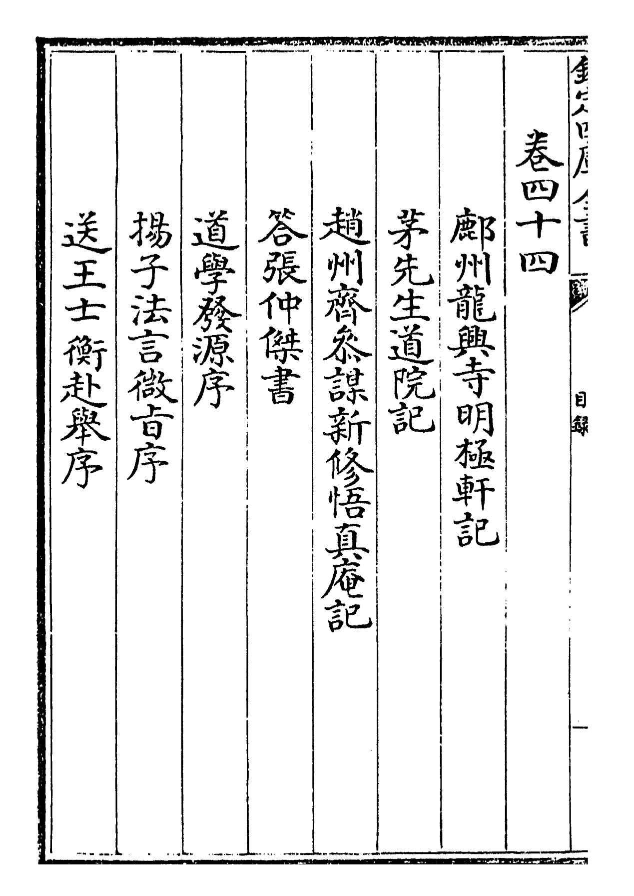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王增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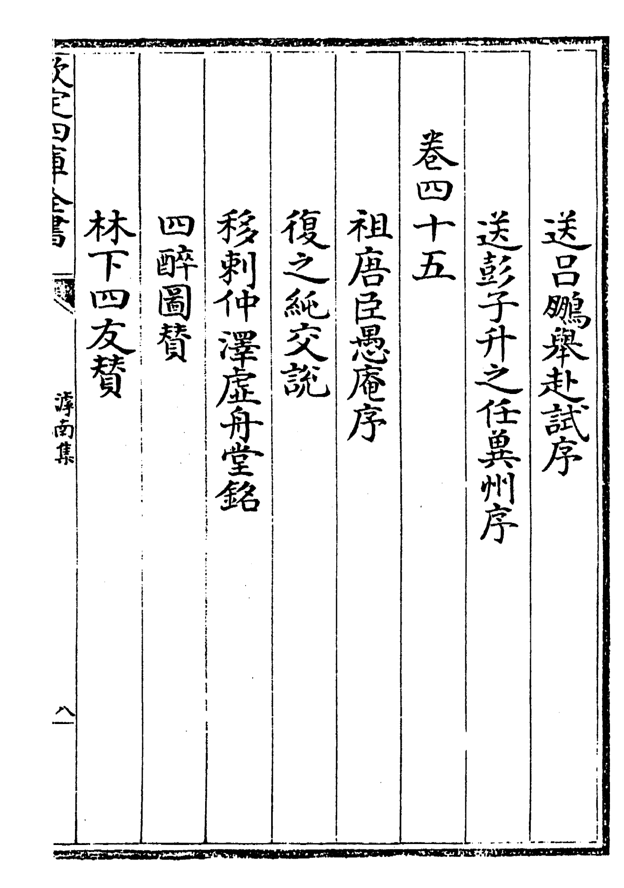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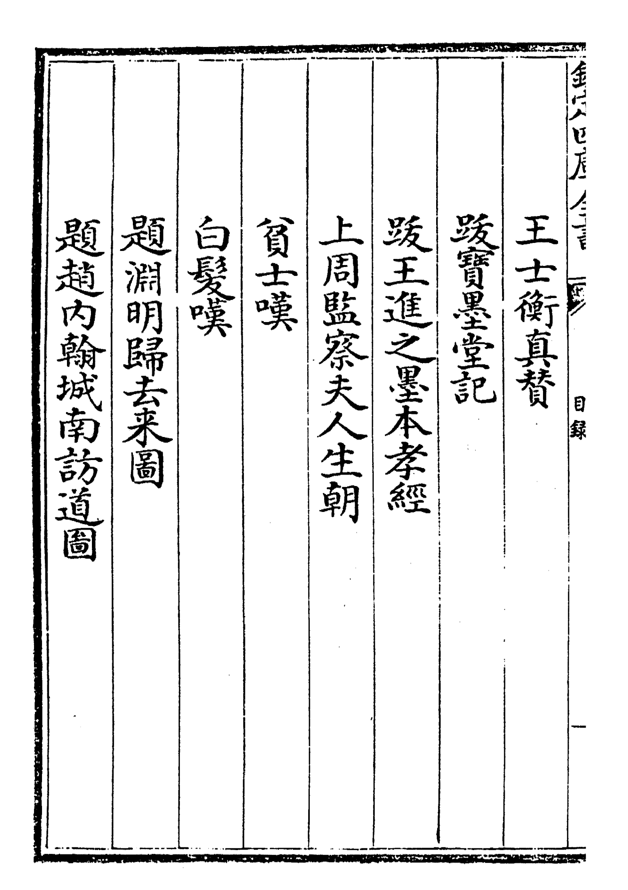
滹南集目録　　　別集類四　金



卷四十二







慵夫自號

西城賞蓮呈晦之

臣等謹案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續編一卷

金王若虛撰若虛字從之自號慵夫藁城人

金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歷官左司諫轉延州

刺史入為翰林直學士金亡後微服歸里自

稱滹南遺老越十年與劉祁東游卒於泰山

事迹具金史文藝傳史稱若虛有慵夫集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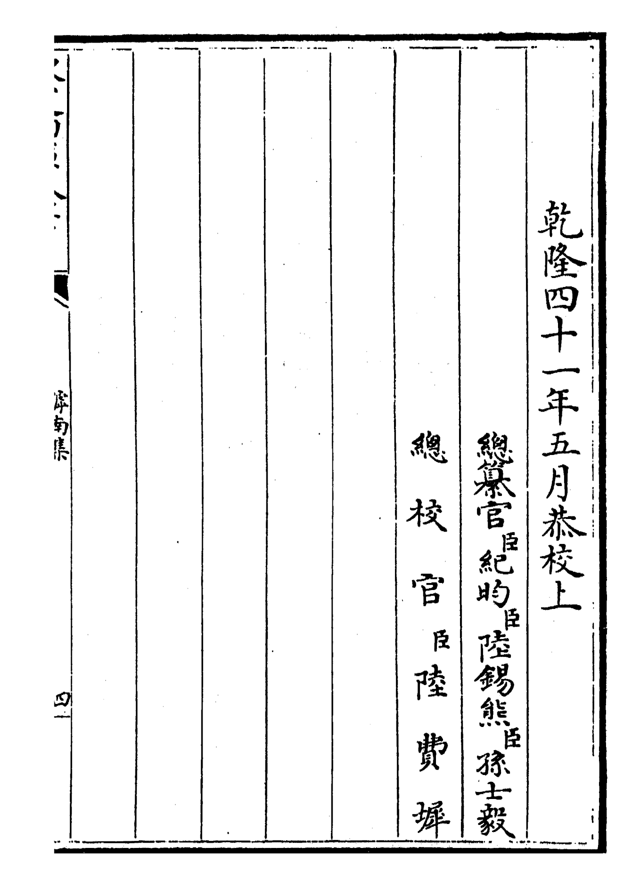
南遺老集均曰若干卷不詳其數千頃堂書目載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與王鶚序合慵夫集雖著於録而卷數亦缺考大徳三年王復翁序稱以中州集所載詩二十首附卷則慵夫集元時已佚惟此集存耳此本凡五經辨惑二卷論語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記辨惑十一卷諸史辨惑二卷新唐書辨三卷君事實辨二卷臣事實辨三卷議論辨惑

一卷著述辨惑一卷雜辨一卷謬誤雜辨一卷文辨四卷詩話三卷雜文及詩五卷與四十五卷之數合然第三卷惟論語辨惑序一篇總論一篇僅三頁有奇與他卷多寡懸殊疑傳寫佚此一卷後人割第四卷首三頁改其標題以足原數而續編一卷則又後人所附益也蘇天爵作安熙行狀云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

自負為說非之今考論語孟子辨惑乃雜引先儒異同之說斷以已意其間疑朱子者有之而從朱子者亦不少實非專為辨駁朱子而作天爵所云不知何據觀其稱陳天祥宗若虛之說撰四書辨疑因熙斥之遂焚其稿今天祥之書具存無焚稿事則天爵是說特欲虛張其師表章朱子之功耳均非實録也其五經辨惑頗詰難鄭學於周禮禮記及春

秋三傳亦時有所疑然所攻者皆漢儒附會
之詞亦頗樹偉義觀其自稱不深於易即於
易不置一詞所論實止四經則亦非强所不
知者矣史記辨惑諸史辨惑新唐書辨皆考
証史文掊擊司馬遷宋祁似未免過甚且或
毛舉細故失之煩瑣然所摘遷之自相牴牾
與祁之過於彫斵中其病者亦十之七八君
事實辨臣事實辨皆所作史評史事議論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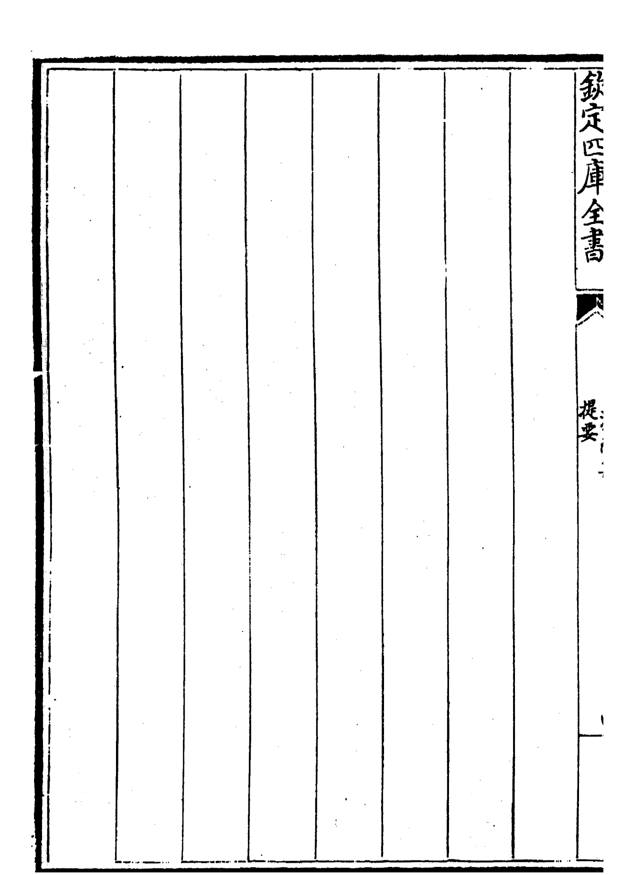
惑著述辨惑皆品題先儒之是非其間多持平之論頗足破宋人之拘攣雜辨二卷於訓詁亦多訂正文辨尊蘇軾而於韓愈間有指摘詩話尊杜甫而於黄庭堅多所呰議葢若虚詩文不尚劖削鍜鍊之格故其論如是也統觀全集偏駁在所不免然金元之間學有根柢實無能出若虚右者吳澄稱其博學卓識見之所到不茍同於衆亦可謂不虚美矣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滹南集引

黄鳥止於丘阿流丸止於甌臾羣言止於公是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劒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狥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塞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呶呶之説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於聖人然諸

儒曲學往往反為所汩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為說雖其推明隱奥為多其間踳駁淆混註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況百家乎子長實録也劉子玄黙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刋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畧顧史氏且如是況雜述乎然則有人於此品藻其是非覼縷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今百餘年鴻生碩儒前後踵相接考其撰著訇礚彪炳令文古文無或無之惟

於議論之學殆爲闕如豈其時物文理相與爲汙隆邪其磊落之才遠大之器深識英聘爲世標表者不常有邪抑亦有其人遭世多故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滹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注六經之蠹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飭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爲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

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烏虖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群言捺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惽而巧者以狥欲傳者如是受之者又如是尖纖之逞而浮誕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於壞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鎮俗其庶乎道復明於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為一日也欒城李冶引

子以剽竊之學由白衣入翰林當代鉅公如趙閑閑楊禮部滹南先生皆士林儀表人莫得見之而一旦得侍几硯渾源雷晞顏良鄉王武升河中李欽升亦稱天下之選而十年得與從遊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未足為幸而忝廁英游之末茲所以為幸也歟玉堂東觀側耳高論日夕獲益實多然愛予最深誨予最切愈久愈親者滹南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性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為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

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為文不事雕篆唯求當理尤不喜
四六其主名節區别是非古人不貸也壬寅之春先生
歸自范陽道順天為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曰
吾平生頗好議論向所雜著往往為人竊去今記憶止
此子其為我去取之予再拜謝不敏明年春先生亡矣
越四年其子恕見予於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
槀城令董君彦明益以所藏釐為四十五卷與其丞趙
君壽卿倡義募工將鏤其板以壽其傳囑為引予謂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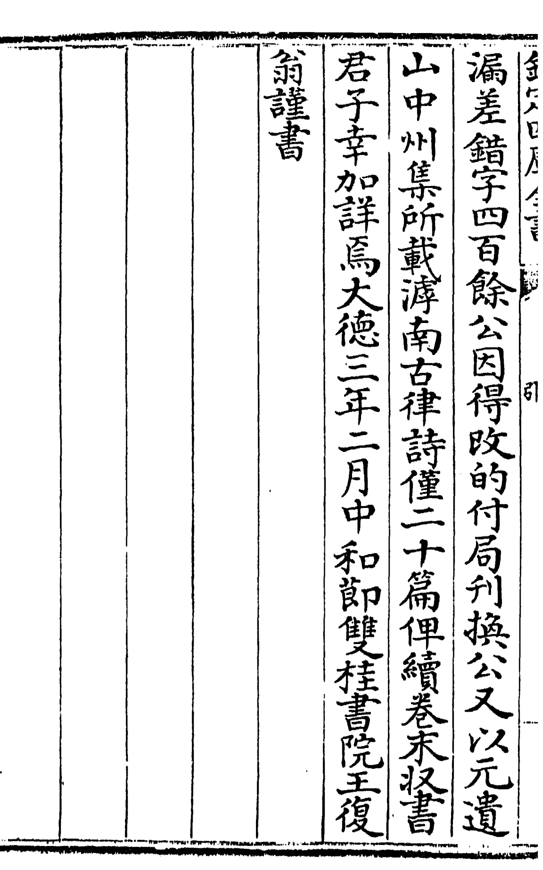
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為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訾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於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為不知先生也先生諱若虛慵夫其自號云歲屠維作噩閏月初吉日後進東明王鶚敘並書

古之君子學博矣猶以為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惟然故博而非雜乃其善學經若史群書論議記釋具存而世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又詳說將考覈而求其是

是殆前乎諸老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而余於滹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於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為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斷乎辨之明疇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未知隅宇宙有可慨者滹南生乎其間必其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則然方將抄其會余意者隨所讀書附記同異切磋究之值風雪凍指欲墜握筆復

已里興賢書院行且鏤梓喜而為之識於帙之初閼逢涒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龍翼夫序

滹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邦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謄録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為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御史尋柄文廣東官輙無定雖欲求之末由也已既幸任廻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崇陰之舊侯迎公来就乞校正出脱



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滹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滹南集卷一

金 王若虛 撰

五經辨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所以美仲山甫也疏云既能明曉善惡又能辨知是非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無有禍敗其說甚為明白蓋人之所以陷於禍敗以至失身者由其愚暗妄行不知義理故耳然世之學者皆認為遠害自全之意凡以剛直諫諍不容

於時者輙持此説以律之嗚呼山甫以忠臣遇明主一篇所頌無非建功立事以自効於公家者且此語之下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繼之何嘗有遠害自全之意哉予嘗深推之蓋中庸有云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而引此詩為証學者因之錯會耳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總結上文而非專舉一句之義也

書無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享國長久孔氏以為太甲

鄭氏以為帝甲而疏從孔義葢以因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史記云帝甲淫亂殷道復衰也且曰太甲稱祖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爾予謂此說未安也按史記祖甲武丁之子與太甲分明是兩人周公所引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而繼之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其次第不應為太甲然國語史記皆言其淫亂而致衰隕周公奚取焉是不然書聖經也史傳出於雜說者也周公去殷為近知其事為詳左氏

司馬遷為遠其傳聞容有妄焉與其變易姓名以遷就其事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

左氏立弑君之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曰稱君者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絶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来世終為不義斯聖人之意乎曰非也以臣弑君豈復有例稱臣為臣之罪則稱君者非臣之罪乎稱臣為不義則稱君者果臣之義乎君非上聖誰無失德使此説果行皆

可指為無道而殺之矣長奸雄之志生簒逆之階禁其一而開其一聖人之立教不如是也論天下之事者亦權其輕重而已人之無道孰有大於弑君者釋乎此而懲乎彼是何輕重不倫所得之不償所失也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貴乎春秋者正名分別嫌疑為亂臣賊子設耳今乃妄生義例以為之資不亦乖乎許悼公之卒也經言世子止殺之而三傳皆以為進藥不嘗而已信斯言也其防於疑

似者一何嚴邪至於推刃之賊則以一己之私而敢為大逆天地之所不容禽獸之所不忍者乃或得以幸免而沒其名春秋人情之書也若是之類可謂近於人情乎自傳考之稱國者未必無道稱臣者豈皆有道參差不齊自相為戾者多矣姑以一二明之晉靈之不君淫刑而厚斂愎諫而賊賢傳所載也茲不為無道乎而經書趙盾之名何邪楚靈之無厭民怒而叛從亂如歸茲不為衆所絕乎而經書公子比之

名何耶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者三且曰民之不與者半陳氏務施而結民心久矣然而不與者半則齊侯之惡未為衆所絶也而稱國以殺又何邪經書薛弒其君比而左氏無傳夫既稱國以弒薛侯之罪安得畧而不載使其無事可載則孔子之例何為而發哉宋昭之殞傳言其無道矣然荀林父伐宋而立文公則曰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而不討賊則曰以無功不叙杜注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

公猶宜以弑君受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蓋其意亦有所不安者故反覆自救如此莒弑紀公左氏謂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故僕因國人以弑之公穀於此意亦同左氏之例而皆不著其事啖助曰弑君例懲暴君也施於君臣猶恐害教但慮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為不道子可致逆聖人訓典故當不然遂削左氏之說然終不以其例為非也夫經

於被弑之君皆書其名初無不稱君之辨蓋稱字不可也稱謚不可也書其人而不以名繫之則所稱者為誰耶左氏徒見有時而不著臣之名遂以有名者為稱臣而無者為稱君亦妄意耳杜注求合其例而有不得者皆遷就而為之說至薛侯無傳則亦漫曰無道而已近代胡安國既不廢此例而隨事揣量卒無定論是皆不足據焉或曰如子之說則暴君無道終不當懲乎曰此聖人不得已之變而非所以為訓

也以湯武之德對桀紂之罪然後可耳易所以有革命之文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論也春秋之君罪不至於桀紂而為逆者皆亂臣賊子也聖人顧肯以此為訓哉書之稱湯武蓋曰放桀伐紂而孟子則以為聞誅一夫而不聞弑君使春秋果有意焉其文自當有别夫既均稱為君而加之以弑豈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此義例哉然則何為有時而不稱臣曰吾不敢必也意者文之脫誤耳不然則實出於衆意而不可

以一人當之也要之既曰弑君則罪有所歸矣一人弑之罪在一人衆弑之則罪在衆不容有輕重於其間也王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歐陽子亦譏學者不從聖人而從三子君子之學亦求夫義理之安而已聖人之所必無也傳為經作而經不為傳作信傳而詆經其陋儒已矣

左氏稱穎考叔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得詩人錫類之義予謂舍肉遺母特以發莊公之問而為入言之機

耳而遽謂之純孝何也豈考叔素行别有可見者邪抑觀其為人謀者如此足以知其孝於親也邪不然譽之太過矣

晉欒盈之誅羊舌虎與焉虎叔向弟也左氏曰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

之族及於難竊謂此母之言無謂也深山大澤則固生龍蛇矣而美婦必生惡子豈決定之理耶殆偶中耳使其言果當而知慮果及於此則可謂之賢而不可謂之妬實出於妬則言雖有驗亦非其情而不足稱矣左氏既以為妬而又若著其賢者何也

師曠對晉侯曰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陸氏釋音云本或作之祀誤也竊詳文勢恐未必誤而所謂困民

之主者乃復可疑盖上言神之主民之望下言百姓
絶望社稷無主字皆相應不宜於此猶以主字屬民
且主豈可言困或者其生字也歟
汲冢書云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潛出殺之而復立
伊尹子伊陟伊奮杜元凱特附於左傳之末而為之
說曰左氏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
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與尚書所
記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書亦當

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謂其粗有益於左氏故録之嗚呼伊尹聖人其大義貫乎天地詩書載之孔孟論之昭如日星有不可誣者世之小人往往以私意量之妄生訾毁而此説為尤甚然亦何能奪古今之正論哉元凱姑欲發明左氏因遂取之而反疑聖人之經亦已陋矣案左傳之文初無太甲殺伊尹立其子之意而元凱云爾者蓋傳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辭而叔向之囚本為叔虎所累且上文云鯀殛而禹興下

云管蔡為戮周公右王故為此附會以求合親屬不相及之義抑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嬖隙廢公道而已詎須比類之親然則元凱於此不獨誣經而其於左氏亦所謂欲益而反獘也

左氏春秋傳但云左氏而不著其名世皆以為丘明初未有疑之者劉歆謂其好惡與聖人同而杜預亦稱親受經於仲尼獨唐啖助言别有左氏其說曰左氏解義多謬其書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所引率前世

人若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並世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蓋如史佚遲任者後世便謂左氏為丘明非也張横渠程伊川雖未能必左氏之為誰然亦不主丘明以為莫考也蓋不以助誚為過而宋子京譏其鑿劉器之笑其怪然則果孰是乎曰啖子之論無害也然亦未免於畏其名論事者顧是非何如耳豈可以人而移之聖賢之言一是非也芻蕘之言一是非也盍亦獨論左傳之是非而已其主名不必究也

自今觀之乖戾甚多使其果出於丘明可遂以為是乎劉歆之徒惑於論語之所稱乃謂好惡與聖人同既以為同時而親見之乃謂受經於仲尼是皆妄意之言也盖論語稱之者特所耻兩端耳安知餘事之盡然而所謂親受者又何所據也孔子之於人取其一節而稱之者不知其幾人而可皆以為聖人之徒邪且丘明親見孰與其弟子門人彼弟子門人曰承訓誨然徃徃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丘明何人哉

就使親受其經豈能盡得聖人之旨哉然則劉歆之見固無異於兒童啖助辨析其失可矣而必云別左氏則其意亦以丘明之賢不應至是耳故曰未免於畏其名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氷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上書春正月下書秋八月而中云夏五其脫月字不論可知而公羊云夏五者何為闕焉爾嗚呼高之觧經類以私意

穿鑿詭異百端曾無忌憚顧乃於此著疑以示重愼豈不可笑哉穀梁云夏五傳疑也此亦非是孔子固嘗以闕文語人豈有特著一書以為大典乃猥存此等而不辨者況又非所可疑乎只是後來脫之耳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宋災伯姬卒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卒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左氏其說畧同公穀皆以為夫子賢之

予謂伯姬知禮而不知禮似賢而近於愚其志可哀而其事不可法也夫授受不親男女之正禮而嫂溺者必援之以手事有不幸而莫能兩全則亦權其輕重而處之耳婦無傅母宵不下堂者所以别嫌疑防淫慝平居無事之時可也火至而避初非失節之污就使旁無一人亦所不禁況左右有司之重足以自明獨不能權其輕重而必守此區區之文乎予是以哀伯姬之愚而鄙公穀之陋也左氏譏伯姬女而不

婦以為女待人而婦義事予謂當此之事雖女亦得以從宜豈獨婦哉嗚呼夫子中庸之教朗如白日坦於夷塗而世每以矯拂難行不近人情為奇節不亦異乎

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對夫嫡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

總稱也初無貴賤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於后夫人等下而別為一號專指婦人為士之配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輩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氏引之以為彼是判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

檀弓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

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世言孔氏三世出妻此所謂先君子者只是伯魚而疏義以為夫子其説牽合蓋不足取或問子思之處此何如曰非也夫婦之義雖絶而母子之恩不廢此聖人忠厚之教也意者彼於其婦怒之至深故為是忿激之詞而不顧耳不然道之失得其責在誰而自處其

污以變世守之禮乎此不可以爲法也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問之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常恠其文不順家語則云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文乃順焉檀弓又云南宫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常病其事不詳家語則云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

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不如
速貧之愈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
改吾懼其有後患也事乃詳焉經傳之間可以互相
發明者多矣是故聞見貴乎博也

淳南集卷一

滹南集卷二

金 王若虚 撰

五經辨惑

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信之有若疑之子游証之更相辨明而其理乃定有若之賢似過於曾子要皆以孔子為準而非其所自見也使孟子處之當不如此蓋君子之道人情而已喪而遂欲速貧死而遂欲速朽非人情也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道

檀弓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鄭氏曰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坊記亦有寡婦不夜哭之文注又曰嫌思人道也予謂哀慼之至無暇避嫌先王制禮亦必不委曲至此特出於漢儒之私意耳又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子謂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是或文

伯之無取至於妻妾行哭此則人情之常義所當然者豈所以卜其賢否哉母子天屬也一有所恨而遂忘其哀亦太忍而不慈矣又何足為賢而録之且前既言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而又此說非自相反覆邪

鄭氏釋三老五更之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其說甚陋以更為更事既已不安而三五

之稱又不知何從而知爲星辰也古人命名定不如此及註樂記則曰三老五更亡言之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孔穎達見其矛盾則從而爲之説曰其義相包夫以一經一事一人觧之而自立二義可乎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三老知天地之事者五更知五行之更代者劉原父云天地之事當作天地人事此又以三才五行當之也臆説呶呶孰知真是蔡邕謂更當爲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爲更

耳嫂字女傍叟今亦為更以是知應為叟又以三為三人五為五人此最近於人情故裴松之稱其有四而穎達以非鄭義不取何獨信鄭氏之專邪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無謂之甚尤為可笑抑此皆不足辨也蓋經旨迂誕自非先王之禮耳天子之尊賢至於師之盡矣優其禮貌厚其祿賜有謀則就而不敢召唐虞三代不過如是而已何至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着冕持

干而舞乎稷契皐陶伊尹傅說太公周召之徒不聞有當此禮者餘復何人而可以當之哉雖委巷之談不至是矣說者又謂以父兄養之所以示天下孝悌嗚呼親其親長其長孝悌者旌之不然者懲之可以教天下矣耆老縱賢要亦臣子而以父兄事之不亦悖乎蓋漢儒集禮雜取異說以亂聖人之經時君世主好名而輕信則或勉強而一行然見於史者纔三數人豈非為下者慙怍而不能安為上者矯拂而不

可久邪胡致堂徒恠其行之者寡傷古道難復而不知此等實非可行之事也三𩀱林東獨鄙其説以為漢儒撰出而不之取正與愚意暗同然千載之間而能知其非者唯一見此人則特達不惑之士豈易得哉

或問禮記三宥制刑之説何如曰先王之法亦求其實而已哀矜審慎則有之至於當罪無疑而必有三宥焉以為有司當執法而人主貴叔恩此後世之虚文

而非先王之正道也成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斯則得其正道矣

文王世子篇既言文王為世子朝王季之法繼言武王夢帝與九齡周公撻伯禽之事而終之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既言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之法繼以釋奠養老之事而終之曰教世子既言三王教世子之法繼以周公踐阼之事而終之曰周公踐阼此三語者其於文勢為贅恐亦如子貢問樂之類而鄭氏皆云

題上事吾所不曉也

文王世子云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鄭注謂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紕繆之甚固不必辨孔氏既知天定之數不可增減而云文王言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審如此言則帝與之數復何以說蓋不知經文詭誕自不足信也

禮器云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此最害禮夫聖人制禮未嘗不出於人情而曰近之者非其至是豈君子之言邪

内則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夫次室而下皆妾也非專指奔者而言使奔而為嫡遂不謂之妻乎彼所謂天子諸侯之妾亦皆出於奔者乎鄭氏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子謂女之奔人直淫佚耳亦鑽穴踰墻之類豈因有禮而往亦豈

君子之所當接者哉

樂記末章子貢與師乙問答聲歌之義而終之曰子貢問樂此必重出或有闕文而鄭氏曰上下同美之也大是謬說無足信焉

三代損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殊然漢儒所記遂事事分别雖道德義理萬世不可易者亦或以為異尚而偏勝不亦過乎如忠敬質文之說前人既有辨其非者矣至表記云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

賞周之賞罰用爵列讀之令人失笑夫賞罰之用視乎功罪而已先後輕重皆以類相從而謂夏必先賞而後罰殷必先罰而後賞周之賞罰惟以官爵尊卑為差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甚繆而學者信之以為先王之法聖人之經悲夫至於尊而不親親而不尊等說皆不足取也

喪服之制親疏輕重固有差等至其哭主於哀則一而已而記禮者曰斬衰之哭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

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注云三曲者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哭母而降父一等已為可笑至大功而下又有曲折從容之度是與教歌謳無異豈復有哀耶甚矣漢儒之惑也

禮小功不稅而曾子譏之吾以為是孔氏皆喪出母而子思變之吾以為非禮者人情而已矣

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上古而成於周故曰周禮予謂此書迂濶煩瀆不可施之於世

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孝經稱君子事君將順其美夫人主有善因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北齊常山王演數諫文宣王睎止之曰一旦禍出理外將柰殿下家業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太宗常責宇文士及之佞對曰南衙諸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臣若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此乃為阿諛而已豈孝經之義哉

孔子誅少正卯事誰所傳乎其始見於荀卿之書而呂

氏春秋劉向說苑家語史記皆取而載之作王制者亦依倣其意著為必殺之令後世遂信以為聖人之大節而不復疑以予觀之殆妄焉耳刑者君子之所慎不得已而後用者罪不至於當死其敢以意殺之乎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此聖賢相傳以為忠厚之至者若乃誣其疑似發其隱伏逆詐以為明徑行以為果按之無迹加之無名而曰吾以懲奸雄而防禍亂是則申商曹馬

陰賊殘忍之術而君子不貴也昔者四凶天下之所同惡而帝堯亦固知之矣然卒不誅逮舜之世而後有流竄放殛之事猶不盡置之死葢古人之重殺如此少正卯魯之聞人自子貢不知其罪就如孔子之說亦何遽至於當死而乃一朝無故而尸諸朝天下其能無議而孔子之心亦豈得安乎夫卯兼五者之惡借或可除而曰有一於人皆所不免然則世之被戮者不勝其衆矣尹諧潘正之屬不見於經傳姑置

無論如管蔡王室之親敢為叛逆罪孰大於是者而夘與之同罰無乃不倫乎至於華士尤非其比韓非曰華士自言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掘而飲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太公聞之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無求於人不仕而事力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遂執而殺之信斯言也則華士特介潔之流雖非中行詎可殺之王肅惟知韓子之不足憑而不知荀卿所傳亦自無稽

也東坡蘇氏曰此叟自知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苟少遲疑已為卯所圖矣夫君子循理而行不可則止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使卯誠當死自有常刑豈必如仇敵相軋以先舉為得計哉蘇氏常以晉武不殺劉元海明皇不殺安祿山為盛德事其論甚高可為萬世法顧復有此說何邪嗚呼士生千載之後不獲親見聖人是非真偽無從而質之則亦求乎義理之安而合乎人情之常而已自三傳而下

託聖賢以駕己説者何可勝數蓋不足盡信焉三山林少頴近代之名儒也其於孔子兵萊人墮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且曰説者徒謂聖人嘗用於魯必當有功故欲以是加其美而不知反汚辱之可謂切中陋學之病矣誅卯之事亦此類也哉荀卿又曰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説孔子爲言教化不至不當遂民之意幾三百語永嘉葉氏曰少正卯之誅果於察姦非先王

之正刑不治父子訟以待其心之自回所謂正刑也竊亦以為不然考諸論語孔子之告子張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之戒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荀卿之説推此意而為之耳方之誅卯固若近厚至其過正而非人情則一也審可罪也當即刑之審可恕也當諭而遣之并執其父三月不别至於請止而後赦吾不知彼之請止果其心之回耶抑不勝囚縶之苦而求脫也使彼心不回

而終莫之請孔子將何以處之且教化不至非一日之故也上未可責其遠行下未可望其遽服而凡有罪者皆持此説以貸之則小人得以藉口而益輕犯法矣病痛發於身而却藥投石委之不治曰是攝養之不至也夫攝養不至則信有罪矣而已發之疾亦安得不治乎蓋論語云不教而殺者謂其先務之不知而專事其末耳非以刑為可廢也哀矜而勿喜者恐其以察慧為能而幸於殺人耳非謂遂不治其罪

也荀卿因此設過正之事以驚世俗以為衆疑於無罪者而遽誅之疑於必殺者而卒赦之操縱無常開闔不測此孔子所以異於凡人者而不知聖人正不如是也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謂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也先貧賤而後富貴也後世本之以為律令雖犯七出

而有三不去之名者亦不得出斯果孔子意乎曰非也惡疾無子出於不幸而非其罪自不當出若乃失節而淫僻不孝而違父母是則罪之大者雖有不去之名亦安得存之至於嫉妬口舌之類量其輕重而處之可也又曰女有五不取謂逆家子亂家子世有刑人子有惡疾子喪父長子此亦非也君子之娶婦固有所擇而此五子者固在所疑然不至皆可棄也今立言而使之勿取是絶物也聖無絶物之法

左傳楚子將死屬群臣以窀穸之事窀穸二字從穴無疑其為塚壙之稱也而杜氏以為長夜晏子之論陳氏曰民人疾痛而燠休之燠休云者亦温煦安息之意耳而杜氏以為痛念之聲未曉其說也

衛獻公復國大夫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蓋微㸃首之貌而注以為揺頭誤矣

左傳定公五年三月於越入吳注以於為發聲竊謂經語發聲之體此字不安闕疑可也

楚子圍蕭還無社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杜氏以茅絰哭井為叔展教無社以文勢觀之殆是無社教叔展也

曲禮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若夫云者止是語辭而注云若欲為丈夫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猶言行路耳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陳軫所謂行道之人晝

知之是也而注以為行仁義至於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則曰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吾不知歡何以為飲食而忠何以為衣服之物也鄭氏之謬妄如此

禮記有間傳其義未詳鄭氏云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特以經文意之耳一間字如何包許意

史記吳世家云子胥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此特一時忿詞而已而吕氏春秋言夫差

寔抉其目著之門殆未可信揚子論子胥曰諫吴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注引史記為說予謂眼之絶不成語或者字之訛也歟若果用此事則正當引吕氏春秋耳

淳南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滹南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主事臣呂雲棣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王增間

滹南集卷三

金　王若虚　撰

論語辨惑序

解論語者不知其幾家義略備矣然舊說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傷於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也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盍亦揆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為無功而

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為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為排異端而實流入於其中亦豈為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談浮夸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

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庵刪取衆說最號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為吾家童蒙之訓云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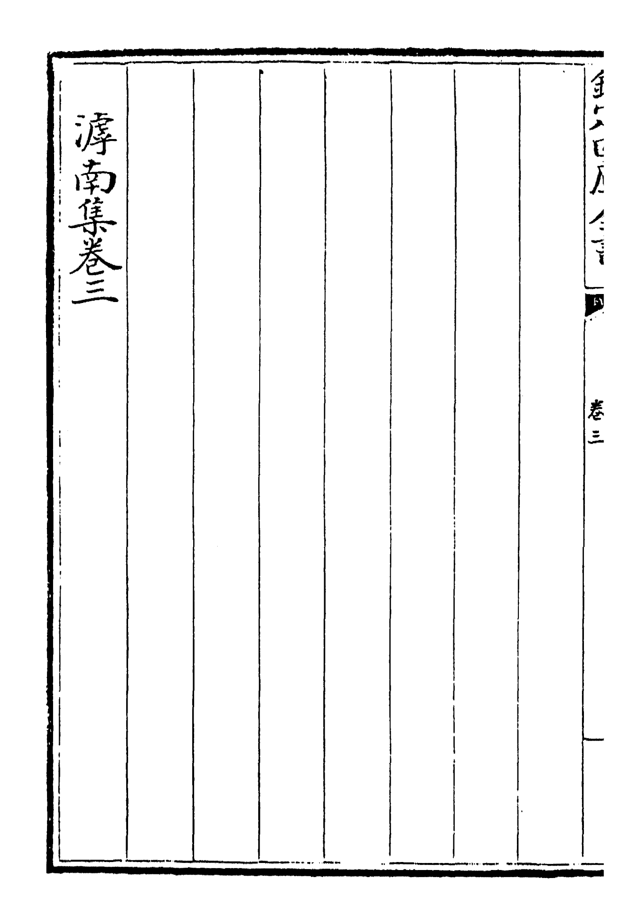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

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為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謂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舜禹湯之事寂寥殘缺殆有闕文不當強觧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

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為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耳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

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隐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髙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毁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辭必周遮䕶諱而為之説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盖篤寔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喜之乎

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槩觀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評之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之辭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敎誨之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淳南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滹南集卷四

金　王若虛　撰

論語辨惑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疏義以為三次而晦庵所謂稱三事殊不同昔有人自言一日三點檢程氏聞之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傚三省之說錯了意謂君子之學造次不忘則不待旋加省也舊說順於本文而新說有功於學者姑兩存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南軒曰非謂行此數事而後學文也以是為本而以餘力學文耳說甚佳

子夏曰賢賢易色至吾必謂之學矣舊疏云此章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吳氏曰子夏之意善矣然其獘將至於廢學南軒曰非謂不待夫學也欲使務其本耳不曰不學而曰未學意有涵蓄矣其說皆非蓋此本言已學非未學也亦曰觀其行足以卜其學而

已韓退之嘗云苟行事適其宜出言得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意與此同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是為得之晦庵曰人之為學大要不過欲為是四者而已故如是之人雖或以為未嘗學我必謂之已學意亦無異然云不過四者則失之狹蓋四者行之大也舉四者則餘可知矣

學則不囿舊說以囿為蔽而新說曰固堅也不能敦重

則學亦不能堅以語法律之舊說為長

毋友不如已者東坡曰世之陋者樂以不已若者為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已而後友則勝已者亦不與吾友矣其說甚佳林少頴乃通上句為義曰忠信不與已同者不與為友此正疑其害意而為之遷就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可改者不待三年不可改者雖終身不可改學者數能辨之然其為

說過正者何多也東坡曰君子之喪親常若見之雖欲變之而其道無由是之謂無改父之道葉少藴曰古者凡言三年之喪素冠剌不能三年是也當以三年無改為句終三年之間而不變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胡寅曰於之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三年之喪而依近慕思不必變焉可謂孝矣非指父道而言三說之曲不辨可知鄭厚則疑其有為言之而弟子不善記歐公直謂出於妄傳而非夫

子之云此亦過也游定夫曰三年無改者言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南軒曰此言其常也若非道之甚不待三年斯盡之矣蓋聖人固有決定之論亦有姑言大體而不盡其變者非止此事也學者一槩用之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常蔽而不通者昔年融鮑昱援引此義以遂漢明之非幾累孝章之初政而近代小人復有持繼述之說以誤天下者豈不誣經詭聖人之甚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東坡曰易稱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孔子之所盡心也作詩者未必有意於是孔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者耳孔子之於詩有斷章之取也如必以是說施之於詩則彼所謂無斁無疆者當何以說之此近時學者之蔽也予謂蘇子此論流於釋氏恐非聖人之本旨楊龜山曰書曰思曰睿作

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詩三百出於國史未能不思而得然皆止乎禮義則所謂無邪也其說當矣且孔子論詩而以其本語蔽之則所取者固詩人之意也彼之意未必然而吾以為然果孔子之心乎抑蘇氏之鑿也已自為鑿而反病時學之不通亦過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舊說以為疾病之

外不可妄為非法貽憂於父母或曰父母愛子之心惟恐其有疾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無不謹亦可以為孝予謂從新說則文順從舊說則意完然皆有益於教當並存之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曰視曰觀曰察文之變耳晦庵曰觀詳於視察又詳於觀此幾王氏之鑿矣雖若有理然聖人之意恐不在是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晦庵載周氏之

說曰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既行之後解者雖多無近於此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疏云此是真知當矣又曰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而言我知皆非也上句何必如此解　伊川曰以為不知而求之則當知之故云是知也推而演之亦似有理然聖人語下本不及此則未免為曲說晦庵曰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意已定矣而復

曰由此而問有必知之理則又流於程氏之曲而不覺也謝顯道曰當知者不可不知如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是也不可知者不必知如千歲之遠六合之外是也倘能識别於此則可謂知所存心矣亦可謂能充是非之心矣故云是知誕妄之甚不足論也

子張學干禄孔子告之以慎言行東坡曰子張學干禄將以自售也孔子言禄在其中教之以不求而自至者也其説甚佳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舊說以為任正人廢邪枉而程氏之徒多作事之枉直此亦可通然夫子答樊遲知人之說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子夏證之以舜湯伊皐不仁者遠則舊說是矣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言三代相因損益可知者此專指禮而云爾馬融以所因為三綱五常所損益為文質三統殆是妄説而朱氏取之蓋未當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晦庵

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予謂前説為優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晦庵曰記者序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此殊有理勝於泛論者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釋者曰籩豆之事有司存焉時王之制或損或益聖人容有不知故不得不問雖知亦問

敬慎之至也予謂此說皆通然亦止是初入一次耳若每如此則偽而不情矣

宰我對哀公問社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觧者莫能通張九成以為微言隱語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訓詁唯當時哀公宰我孔子知之此却本分

儀封人曰天将以夫子為木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二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而記者

不著其姓名殆為闕典也

子謂韶盡善而武不然古今論者皆曰堯舜揖讓湯武征誅所以優劣不同世之淺丈夫遂敢以湯武為非至有詆毀而幾乎罵者甚矣其無知也予嘗論之堯舜湯武皆古聖人而其所行皆天理初無優劣之殊質之五經論孟亦未嘗有不足於湯武之意直後人所見者小耳以常道觀之以臣伐君與夫授國他人而廢其子均為不順自不得已之變而論之則堯舜

之傳賢湯武之除害無非公天下之大義也故夫論湯武之事者亦決其果是與非而已是則為義非則為賊豈特優劣之分哉然則湯何為而慙武何為而未盡善曰湯之慙憂後世也亂臣賊子無湯之志而襲其跡者得以為口實是則湯之所病也何嘗以桀為不可伐哉武未盡善此謂傳其樂者耳伊川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跡固不及然其聲音節奏亦有未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

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乃知未正之前不能無錯亂者此說是矣而復以其跡為不及蓋亦未脫於流俗之見邪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說者雖多皆莫能通予謂貧與賤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則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

亦安得去此所云者盖儻来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若謂聖人之經不當變易以就已意則寧闕之而勿講要不可隨文而强説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疏以為不聞世之有道其説甚繆程氏曰人不可以不知道夕死可者是不虚生也斯為得之東坡云未聞道者得喪之際未嘗不失其本心而况死生乎子由亦云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所謂過於深者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曰不得其欲則怨謂怨出於已也伊川曰利於已必害於人所以多怨謂怨出於人也二者皆通但未知聖人之旨果安在耳至王補之乃云不獨已多怨乎人人亦多怨乎已是則過矣

夫子以一貫之道語曾子曾子然之而不疑門人問焉則曰忠恕而已說者遂以忠恕為貫道之實嗚呼忠恕固脩身之要要之只是兩端何足貫夫子之道乎

東坡曰一以貫之者難言也雖孔子莫能名之故曾子唯而不問知其不容言也雖然論其近似使門人庶幾知之不亦可乎曰非門人之所及也非其所及而告之則眩而失其真矣然則盍亦告之以非其可及乎曰不可門人將自鄙其所得而勞心於其所不及思而不學去道益遠故告之以忠恕此曾子之妙也子由進策曰盡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之謂一然則一者所以主宰衆善使之不過者耳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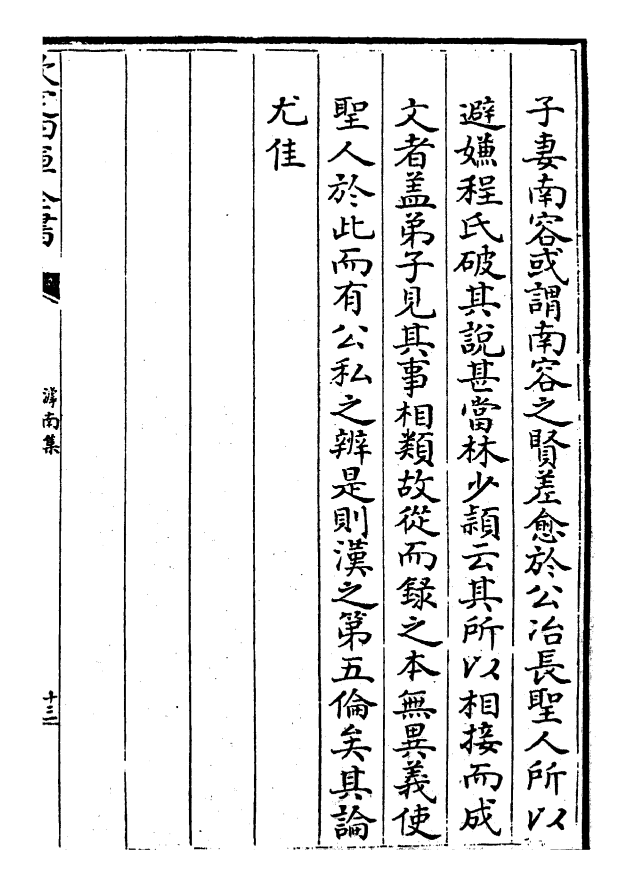
子又嘗語子貢矣曰予非多學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可謂近之矣及至此章乃置而不論蓋亦惑於忠恕之語故與或者又言彼是論學此是論道是亦不然其寔一理耳近觀論語集義楊龜山周氏游氏皆以忠恕為姑應門人之語則疑此者不獨東坡也予故從之或謂曾子所見寔在於此猶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而已以中庸所載違道不遠之言

準之亦似有理然而决非夫子之一也尹彦明曰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亦深喻曰唯至於子貢不足以知之故先發多學之問果以為然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雖聞夫子之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子貢之學不及曾子如此范純夫亦云先攻子貢之失而後告以至要洪邁破其說曰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以黙悟於言意之表矣先儒所以卑子貢者為其先然夫子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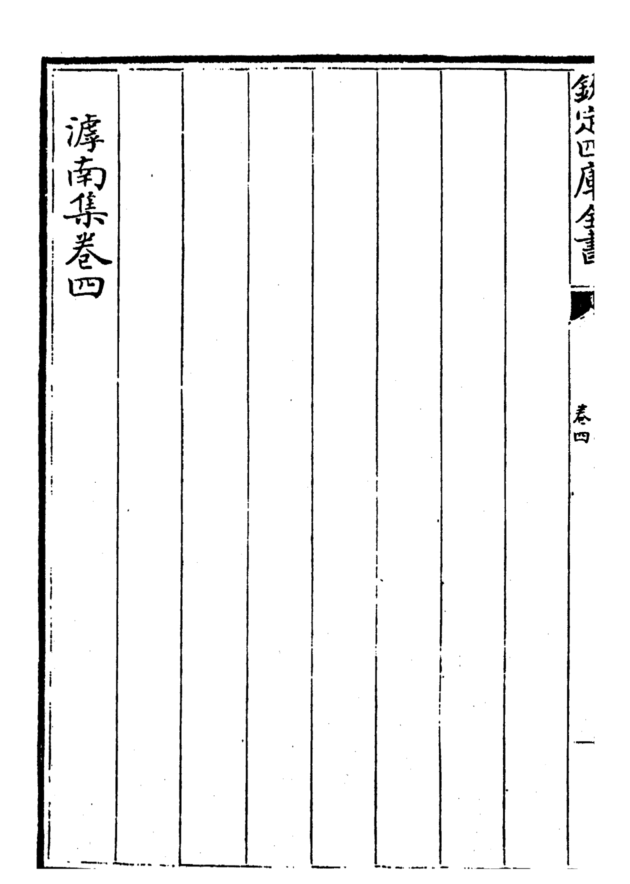
學之旨耳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故對曰然而繼之以非與之請豈為不能知乎予謂洪氏之論深盡人情故表而出之程明道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體恕者用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謝氏曰忠譬則川流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夫聖人之道誠高遠而洪深至於忠恕之義人亦易辨矣而諸公張大之如是蓋其意必欲極一貫之妙故耳

恐未必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又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子果因何事而妻容也曰凡為女擇配取其相當非止一端恐未可以此等斷聖人之意也弟子徒謂聖人之妻人必不苟然故於諸處認之而附會耳宋儒釋三復白圭之義曰有意慎言所以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禍蓋還就其事云孔子以子妻公治長而兄



子妻南容或謂南容之賢差愈於公治長聖人所以避嫌程氏破其說甚當林少頴云其所以相接而成文者蓋弟子見其事相類故從而録之本無異義使聖人於此而有公私之辨是則漢之第五倫矣其論尤佳



滹南集卷四